

黎明军歌

——1949年的文艺兵

胡京晶 著

一群追寻光明的热血儿女

一段滚烫斑斓的青春故事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黎明军歌

——1949 年的文艺兵

胡京晶 著

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黎明军歌:1949年的文艺兵/胡京晶著. —天津:天津

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8.12

ISBN 978-7-5308-4184-6

I. 黎... II. 胡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6046 号

责任编辑:郑东红 周令丽

责任印制:王 莹
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胡振泰

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

电话(022)23332693(编辑室) 23332393(发行部)

网址:www.tjkjcs.com.cn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7.5 字数 296 000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1949年初,“三大战役”取得胜利,大军迅猛南进,全国解放指日可待。众多青年学生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,踊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一群有着不同身世和经历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,成了文工队的文艺兵。不拿枪,照样是战士。他们以歌喉为武器,完成着为前线、为战士、为人民的光荣使命。异常严酷的对敌斗争,特殊时期和环境下必须做到牺牲自我,这些都使年轻的文工队员们身心受到空前的磨难和洗礼。浴火重生,他们迅速成长。青春和热血,谱写了一段跳跃、缤纷的乐章,她在共和国诞生的辉煌交响曲中,释放着自己独特的光芒。

很多次在想,他们灵魂所寄的地方究竟在哪里?
如果我们生在那时,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?

出于想知道,写了这本书。但是,写完了,想
知道的却更多了。

一时找不到他们的灵魂,那就再读读他们的故
事吧。

——作 者

谨献给为了信仰一生向前走的人们

1

1949年初,冬末。江鄂大地。

阴霾露出狰狞,如同拼死挣扎的怪物,做着最后的喘息。

古老村镇,一抹灰色。水塘、枯木、小路、茅舍,所有都阴暗而麻木。

一缕清风掠过,夹着朗朗读书声。它急急地向四周发散,宛如喷涌的流水,欲把眼前的浑噩洗刷一番。

寻声而去,依水塘坐落着一个小宅院。它很破旧。左右各两间厢房,门窗已摇摇欲坠。迎面堂屋稍显整齐,读书声就出自于此。

这是当地的小学,早课已经开始。

堂屋,雕花窗棂斑驳不堪。窗纸糊得很严,这或许可抵挡些入室的寒风。

屋里人气很旺,二十几个六七岁的孩子,席地坐在石板上。前面一块破黑板,用木架托着。几行工整的大字写在上面:

中国 同胞 长江 三峡 朝天门 黄鹤楼 兄弟 姊妹 学生 农民 工人 士兵
.....

孩子们仰着小脸,高声朗读。一个十八九岁、身穿灰黑色棉袍的小伙子,端正地站在黑板前。他中等个,方脸盘,头发茂密,浓眉大眼。他就是这所小学唯一的老师。

出于此时身份,小伙子的样子很威严,笔挺挺的,表情庄重。然而,他不过是个大男孩,骨子里的调皮,在不经意中流露显现。不仅如此,他浑身上下散发着蛮力,桀骜不驯的眼神,诠释着难以掩饰的不安分。

朗读继续。小伙子双手背后,来回踱步。他微微皱眉,细细听辨,极力找出还有哪个孩子背诵得不够熟练。

“中国 黄河 长江 三峡 朝天门 黄鹤楼 ……”孩子们个个放着高声,小脑袋瓜使劲地左右摇晃。显然,先生教的,他们已烂熟于心。

2 黎明军歌——1949年的文艺兵

背诵完毕,老师笑了,全然没了刚才的威严。孩子们也笑了,挂着两条黄鼻涕的小脸,满是得意和狡黠。

“背得很好!”听到先生夸奖,小鬼头们更乐了,一张张小嘴巴,弯得像秋后的黑菱角。

这时,老师大眼睛一闪:“我们唱支歌子,要不要得?”

“要——!”

“好!唱歌子!”

孩子们越发兴奋起来,坐在原地不住地蹬小腿。老师从墙上取下一把胡琴。坐下,紧紧弦,试试音。他拉开架势,抬头问道:“唱啥子?”

“纤——夫——曲——!”

“啥子纤夫曲?”

“伏——尔——加——纤——夫——曲^①!”小鬼们拉着长声。

“要得!”

老师又试了一下调:“同学们,起立!”

孩子们一骨碌爬起来,一边笑一边不住地乱蹦。

“听好——,”老师拉了一个小前奏,“开始——!”

只见,所有孩子都摆出拉纤的样子,和着胡琴齐唱起来——

哎嘿哟嗨 哎嘿哟嗨

齐心合力把纤拉

哎嘿哟嗨 哎嘿哟嗨

拉完一把又一把

穿过茂密的白桦林

踏开世界的不平路

哎嗒嗒哎嗒哎嗒嗒哎嗒

穿过茂密的白桦林

踏开世界的不平路

哎嘿哟嗨 哎嘿哟嗨

齐心合力把纤拉

我们沿着伏尔加河

对着太阳唱起歌

哎嗒嗒哎嗒哎嗒嗒哎嗒

对着太阳唱起歌

哎 哎
努力把纤拉
对着太阳唱起歌
.....

歌声冲出祠堂,在宅院的上空回荡、发散,而后,轻快地飞向远方。

黄昏来临。孩子们收了纸笔,三三两两离开学校。走出一段路,回头向老师舞动着手臂。学校门口的小伙子,高举右手,向他的学生道别。

这时,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路小跑地来到学校。见了小伙子劈头便说:
“老弟,快快与我去!帮个忙,帮个忙!”

一见来人,小伙子立刻皱起眉:“二哥,做么什^②哟?又去充人头?”

“是的是的,还得充!上边又来人喽。”

没等小伙子再开口,来人拽着他就走。小伙子无奈,摇摇头:“二哥,国民党这样腐败,你怎么还帮他们做这事?”

来人苦着脸:“哪个要帮国民党哟,我不过想赚几个钱。对啦,上次钱,张连长还没给,等给了,你抽头!这个你放心好喽。”来人用力点着头,一副海誓山盟的样子。

小伙子一脸的轻蔑,也斜着来说:“哎,哪个想分你的钱哟,要不是看在每月给我扛米的分上,我才不跟着干那个勾当咧!”

“是的是的,我晓得,我晓得哟。”

“再说,你真信那个张连长的鬼话,给你钱?”

“说妥了的事情,要给的!”

看着二哥执迷不悟的样子,小伙子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二哥是本家兄弟。小伙子教书,每月薪水二百二十斤大米,由镇上商会付。二哥在商会跑腿,所以,发薪时就有劳二哥把米扛回家。二哥有个亲戚,在国军那边当连长,就是张连长。这几天,张连长带队伍又回来了。前些时,上面派人检查人数,可是,开小差儿的已经跑了十多个,连里的花名册,不过是锣齐鼓不齐、有名无人的一张废纸。带兵失利,罪过可知,所以,蒙骗上司、混过检查,这就成了当务之急。其实,为开脱责任蒙混过关,这只是一方面,骗取全额饷钱,这才是重头戏。时下,国民党军队里几乎没有因为手下开小差儿而被问罪的。当官的都懂“吃空额”^③,此招一上,诸事摆平。现在,这个公开的秘密,恐怕只有蒋委员长一人还蒙在鼓里。

二哥连拉带拽,推搡着把小伙子领到营地。俩当兵的拎着军装、子弹袋和

4 黎明军歌——1949年的文艺兵

几杆长枪,让二哥、小伙子 and 几个前后脚来的人赶紧装扮上。又一个当兵的过来,念了一大串人名字,这都是开小差儿人的名字,也就是二哥他们要顶替的人。

小伙子一边听一边掐手算着:“又跑掉了不老少哩。”

张连长来了,一副凶恶的样子。站定后,高声喊道:“听着,待会儿上面来人,点到哪个,哪个就喊‘到’!叫得响些!晓得啦!”

“晓得喽。”队伍中有人应着。

“发了饷,我给抽头儿!”

这时,顶替的人又赶紧把“自己的名字”再问问清楚。

从营地出来,小伙子往家走。他回家吃晚饭,还要拿些东西,因为,今夜他就要离开镇子了。

吃罢饭,开始收拾东西。说来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:一双舍不得穿的布鞋,一支钢笔,还有一把跟了他多年的短刀,就这些了。

爹妈在一旁不敢吭声。他们晓得,十岁就离家的儿子,胆大心野,再次离家是迟早的事。这孩子脾气又死犟,他要走,哪个也拦不住。

看看天色,不早了。小伙子对爹妈说:“您二老好生在家,我走啦。”

“你去哪里呀?”

“过几天我捎信回来。”小伙子并没回答爹妈的问话,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

从家到学校要走很远一段路。走着走着,小伙子发觉有人跟在身后。回头一看,是姐夫。他马上明白,这是爹派来当说客的,无非是劝他改主意。

姐夫一脸愁容,他早就摸透了小舅子的脾气,心想,自己这一趟肯定是屁事不顶地白跑。可是,岳父的吩咐又不好违背,所以,他灰溜溜地尾随在小舅子身后,伺机开口。

姐夫硬着头皮,吞吞吐吐道:“嗨,爹他是为你好,怕你在外面吃苦头。你愿意教书当先生,不去布行学徒,他老人家不是也依你了嘛。你就听听家里人的一句话,别走,兵荒马乱的,一家人在一起,总还是有个照应,你说对头不对头?”

小伙子就像没听见,毫无反应地径直朝前走。姐夫小跑着紧跟其后,不厌其烦地反复叨叨着那几句。一前一后,走了一段路,又过了一座桥。突然,小伙子猛然停住脚,“噌”地从身上拔出短刀。回过头,他把刀压在自己的手腕上,大声喝道:“你回不回?不回我就割啦!”

姐夫被吓得倒退了好几步,定了定神,用力摆着双手:“你做什么?莫割莫

割！千万莫割！我回！我回！”说罢，他一转身，撒开腿就跑走了。

看着姐夫远去的背影，小伙子收了刀，自语道：“好啦，这下你总能交差了。”

暮色降临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起风了。厢房的破窗子不停地晃动，“啪啪”的响声接连不断。祠堂空荡荡的。角落有个干草垫成的地铺，小伙子躺在那。头枕双手，大睁双目，眼睛凝视着黑洞洞的房梁。

一年来，他是这所镇小学仅有的一位教员，国文、算术、音乐、画画，全由他来教。他不按课本讲，觉得上面的东西死气沉沉的没啥子意思。于是，自己编教材。他编的国文和音乐，孩子们都爱学爱唱。不过，当先生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，准确地说，今晚他就离开镇子了。几天前，他与一姑娘找过区长老田，告诉他，过几天自己就要走了，接替的老师就是这位姑娘。老田点点头，只说了声“晓得喽”。

幸亏提早告诉了区长，不然，这些天要找区长，怕是又找不到了。镇子位于解放区和“蒋管区”之间，国共两方的拉锯战，让镇子上的政权频繁更迭。掌权当家的人，一会儿一变。老田从来不说自己是哪党哪派的，但是，老百姓都晓得，这个区长，肯定是共产党的人。国民党的队伍撤走时，他白天带着七八个人，背着七九、三八、汉阳造等多式长枪，来回在街上转悠。那些欺负老百姓的财主劣绅，看见他们，都往屋里躲。镇子上一应事务，也均由老田他们管理。晚上，老田一行人睡在老百姓家，具体在哪家，没人晓得，也没人打听。不过，国民党军队和土匪一回来，老田就会人间蒸发，一下子消失地无影无踪。这时候，一些财主劣绅们就会跳出来，重操欺行霸市、为非作歹的勾当。看着局势变化无常，有人心里没了底——到底这天下归哪一个哟？然而，有见识的人都相信——眼下的情形不会持久，共产党彻底当家的日子，为时不远了。

夜深了，四周静得怕人。小伙子动了动四肢，把身上的破被子向上拽了拽，而后，依旧双手枕头，大睁着眼睛，看着房梁。

突然，门外发出微小的响动。

“哪个?!”小伙子猛然起身。

“我!”低声回答。

“你是哪个?!”

“送蜡烛的，你要过蜡烛的。”

小伙子露出惊喜：“噢！对对，我是要蜡烛！”他一翻身从地铺上爬起。

6 黎明军歌——1949 年的文艺兵

打开门,来人走进祠堂。但是,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。

“你姓火?”来人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听好,天亮前去小码头,有个卖丝绵的人告诉你上哪只船。”

“卖丝绵的?”

“对。暗号是‘买丝绵吗,做件背心正好’。你问‘是新的吗’,对方说‘现在哪里有新的’。晓得啦?”

“晓得了——买丝绵吗?做件背心正好。是新的吗?现在哪里有新的。”

“嗯,好。就这样,我走了。”来人转身要走。

“等一下!”小伙子下意识拽了一下来人,觉得不妥,马上又松开手,“你的声音好熟,你是不是……”他不敢肯定。

“没错,正是我。”

“啊?你是大方?!”小伙子叫了一声。

“你小子耳朵尖得很哟。”

“这么说,你真是地下党?!”

对方没有回答。

小伙子很激动:“那年你失踪,几天后就听说被……你没有死呀?”

“没有。敌人杀的是另外一个同志,误以为是我。那位同志非常英勇,至死保守秘密。”

“听说了,宁死不屈呀。”

“祝贺你参加人民解放军!我们好好干,为牺牲的同志报仇!”

“对!好好干!”小伙子纂起拳头,“真没想到,接头人是你!”

“可是我猜到了——姓火的,一定是你火云。”

他们的手握在一起。

“解放军又打了好几个大胜仗!”火云说。

“对,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个大战役,改编、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 140 多个师,百万多把人呢。”

“啊!那么多呀!这么说,老蒋快完蛋啦!”

“没错!”大方轻轻拍了一下火云,“好,我走了。再见,保重!后会有期!”

“再见,后会有期!”

来人走了。四周围又恢复了寂静。

小伙子火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。大方说的北边的情况,让他激动不已。他“噎”地倒在地铺上,心里不住地倒腾着:“消灭了国民党军队 140 多个

师、150多万人。”他极尽自己的想象力，在脑海里编织着一个宏大、壮烈的战争场面。更让他激动的是，再过一会儿，他就要离开这里，去参加解放军啦！今夜是他十八岁的生日，没想到，这个成人的日子，也成了他人生的拐点！

叫大方的来人是高中的师哥。上学时，他们都是乐队成员，很合得来。大方经常带些油印的小册子，悄悄给同学们传看，《论联合政府》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等等，火云都看过好几遍。每读着这些小册子，年轻的心无不泛起阵阵躁动。

那年临近暑假，突然听说大方失踪了！有一天，校长和教务主任陪着三四个警察来了。挨个教室巡查，质问学生，是否知道大方的行踪。警察气势汹汹，对乐队成员盘问得特别严厉。当问到火云时，火云脖子一梗：“问我们做什么，警察署本事那么大，啥子人抓不到哟？”

一个警察抬手揪住火云的耳朵，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找死呀！也是共匪吧？！”

教务主任冷冷地说：“这小子经常找麻烦，不是个好东西！”

校长见状，立刻奔过来，满脸堆笑道：“他哪里是么什共产党呀。这娃娃就是鲁莽不懂事，嘴巴讨厌，不会讲话。通共匪？他哪里有那个本事！莫与他一般见识，莫与他一般见识！”

火云挨了警察一个耳光。他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

校长是个好人，一贯护着学生。但是，教务主任很阴险，十足的大坏蛋！早有传言，此人是国民党特务。有一次，学校礼堂演《雷雨》，观众由他“挑选”，还在门口加了岗。火云一大帮孩子想进去，却遭到棒打，最终被阻挡在外。今天又挨了警察的打，这隐隐痛楚埋入火云的心底。他暗中发誓：有朝一日，定要把这些狗日的反动派，统统消灭干净！

不久后的一个清晨，街上传来消息说：江边枪毙了一个共产党，他临刑前大声高呼——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解放全中国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人民大众万岁！

目睹行刑的人说，那个共产党人头被打烂了。还有人说，被打死的人姓方！

火云跑去看：一个五花大绑着的人倒在血泊里，他身躯高大，但头脸已烂得不成样子。

那些日子，火云的心情很沉重。大方是他非常敬重的师哥，那样年轻，那样富有朝气。火云怎么也想象不出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就这样被活活打死，一条生命就这样转瞬消失了。但是，火云坚信，即使牺牲的真是大方，学校

8 黎明军歌——1949 年的文艺兵

的进步活动也决不会因此被吓退,相反,同学们的革命激情将会更加高涨,追随共产党的决心也会更加坚定。

正如火云想的,他注意到,身边像大方那样的人,仍然继续在活动,而且越来越多。听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。

战事一天紧似一天,学校停课了。火云回到家里。父亲让他去一个点心铺子学手艺,他不去,又让他去一个绸布庄学徒做生意,他更不肯。父亲气着说:“这也不去,哪也不肯,想当兵匪不成?”

火云理直气壮地反驳:“算您家说着了,我就是想当兵,想当共产党的兵!”

父亲顿时紧张起来;“么什么什?当共产党的兵?不准当!么什党的兵也不准当!”

火云找了一份小学教员的事儿,就是现在的学校。当然,这不是归顺了父亲,而是另有打算。因为,到目前为止,他还没有找到参加解放军的门路。一边教书,一边等待,盼望着有朝一日,自己也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!

机会终于来了!一天晚上,原来同在乐队的同学带来好消息:一支解放军部队,正在此地秘密招兵,文工队、卫生队、作战部队,都要人。不仅如此,接头人不日就来此地,联络进步学生,物色各方人选!

火云激动得不得了:参加解放军,本已是梦寐以求的了,而且又碰上招文艺兵!这理想中的理想,实现有望啦!火云喜欢唱歌,又拉得一手好胡琴,参加文工队,那可是人尽其才、如鱼得水!他急切地告诉同学:自己的主意,八辈子前就定下了,坚决参加解放军!

其实,这位同学就是介绍人。接头人几时来,接头暗语是什么,他都一一告诉了火云。

那刻起,火云一直兴奋不已,盼呀盼,盼着接头人快快到来。

没想到,接头人竟然是大方!藏于心中多时的谜团,今日得以解开:大方,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!

火云很想与大方好好叙叙旧,可是不行。火云知道,此时,大方肯定是重任在身、百事压肩,根本不可能坐下来闲聊。再则,地下党的身份万万不能暴露。在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的当下,任何小小的疏忽,都可能引来杀身的危险。

大方匆匆离去,对此,火云丝毫未觉不快。他相信,同志聚首、促膝畅谈,这日子往后有的是。打倒了反动派,建立了新国家,那时候,他们想怎么聊就怎么聊!

天快亮了。火云起身,准备离校。除了从家取出的东西,还有件东西必须

带好,它就是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。这件宝贝“诞生”于初中,陪伴左右已有两年。它并非花钱购得,而是火云的亲手制作。音箱的蛇皮,取自一条大蟒蛇,琴弓上的尾综,取自一匹高大的枣红马。为了这些,他在树林里划破了脸,被大蛇咬伤了手,还让枣红马踢肿了屁股。而买刻刀、砂纸、松香、琴弦的大洋,是做码头挑夫、苦干几天挣来的钱。这把二胡来之不易,怎能不视为心肝宝贝。胡琴的外观不很精致,但通身的褐色颇显凝重。它的声音更具特色,高音饱满、圆润,低音浑厚、结实,《旱天雷》的欣喜、跳跃,《光明行》^④的激昂、奔放,它都能诠释得畅快淋漓、尽善尽美。此时,琴与主人一起远行,火云相信,它一定能助一臂之力,使自己在解放军队伍里大显身手。

照约定时间,火云来到小码头。天还没亮,只能勉强看到不远的地方。四下张望,寻找那个卖丝绵的人。心中猜测:他会是什么样儿?

就在火云左顾右盼、四周张望的时候,一个柔美的声音发自身后:“买丝绵吗?做件背心正好。”

火云转身看去。只见,一个瘦瘦的小姑娘站在那里。他一愣,一时忘了说什么。心想:“怎么是个年纪小小的女娃娃。”可又一转念,“大方并没有说接头人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,为什么不能是个女娃?”

看火云没有回答,小姑娘又重复:“买丝绵吗?做件背心正好。”

火云答道:“是新的吗?”

姑娘说:“现在哪里有新的。”

火云一咧嘴,笑了,并仔细端详小姑娘。她也笑了,笑得很甜。

姑娘凑上前,低声说:“靠东边那条有棚子的船,杆上挂着一顶竹斗笠,老大姓韩。”她警觉地四下看,“路上当心,这条江上不安生,常有水警,凶得很,万一遇上,就说是要把戏的,千万莫慌。”

火云点点头,故意大声说:“不是新的,我可不要。”随后,转身大步离开。

靠近岸边,七八条大大小小的木船挤在那。渔火昏暗,船只上下左右晃动着。

目标很快找到——桅杆上的竹斗笠,一下子映入火云眼帘。他阔步来到船前,刚要抬脚,又驻足停下。回过头,想再看看那位姑娘。然而,她已经不见了。

踩着一条窄窄的跳板,火云上了船。

“问一下,这船的师傅可姓韩?”火云向一个船客。

“是的,在那。”

顺着应者指的地方看,船尾有个人,侧蹲着在抽烟。看身影约莫四十多岁,瘦瘦的,有些驼背。他就是韩姓船东。见火云上船,他扭脸看了一眼,没说什么,转回头,继续抽起烟。火云想看他的模样,但是看不清。

天水连成一片,灰蒙蒙的,令人窒息。船上已有七八人,和火云一样,都是年轻的小伙子。一船人安静地坐着,等待着开船。不掌握更多的情况,不宜随便说话。火云坐下,与他人一样,沉默不语。

雾霭笼罩着江面,像扯薄的丝绵,无序地飘浮着。

这时,上来四五个男青年。同样也都不做声,各自找了位子坐下。

又过了一会儿,没人上船了。老大抬起头,细细打量了一番船客。他举烟斗的胳膊伸进江水,轻轻把烟斗涮了涮,然后直腰站起,大声地说:“英儿,走!”

仓棚里应了一声,随后钻出一个小伙子。他个子不高,打着赤脚,一身黑色的棉裤棉袄,厚厚的,很不合体。看着矮矮的小老弟,十几个船客产生了怀疑——他划船?行吗?

然而,小伙子下面的一连串动作,马上让船客打消了疑虑。他一步蹿上船帮,手脚麻利地收了跳板。接着,腾腾两步越上船头。他举起一根长竿,双臂伸直,抵住岸边一块大石头,同时,身子用力一蹲,竹竿使劲一顶。立刻,小船忽悠悠地启动了。

小弟船头撑杆,老大船尾把舵。木船到了江心,头一转,方向上游,小船缓缓离去。

码头,镇子,越来越远,直至模糊得消失于视线之中。

水面宽阔起来,但雾气仍然不散。船小弟放下竹竿,由撑杆改为划桨。

冬日的江上,船只不多。很长一段路,只偶尔遇见三两条渔船。十几个船客,谁也不说话,只有晃动的船桨,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

桅杆上挂着的那盏煤油灯,火光微弱,在晨雾中时明时暗。进入一段平缓的水域,小船在江中轻快地前行。

英儿十五六岁,应该是船老大的儿子吧。别看他年纪不大,可划船的技术却非常熟练。倚着船帮的火云,不禁欣赏起他摇桨的样子:一推一拽、一收一放,刚柔并举、轻松自如。再看看掌舵的老大,少有动作地坐在那,除了把舵的右手偶尔一动,整个人稳稳地就像雕塑一般。

天亮了,淡淡的雾气慢慢散去,两岸景物渐渐清晰起来。船上的人都眯缝着眼,但是没有睡着。他们仍然沉默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,船老大突然站起来。他极目朝前方望了一会儿,随后低声道:“有水警!”船老大的话打破了多时的沉寂,一阵骚动掠过木船。大家跟着

抬起头，急切地向远方望去。

“哪儿？”几个人一边远望，一边自语。

“哦，看见了。”

只见，一个小黑点从上游的方向缓缓移动着。一时间船上紧张起来。

“冤家路窄，真碰上这帮家伙了。”火云心里想。

船老大很沉着：“莫慌！娃娃们，就照准备好的说！”

听了老大的话，好几个人向他投去会意的眼光。火云心中一喜：原来这位老大知道内情，他是帮助共产党和解放军的！火云很快记起那个小姑娘嘱咐的——遇到水警，就说是要把戏的。

老大快步来到船头，对儿子说：“进仓去！我来。”他一把握过儿子手里的桨，还下意识地推了儿子一下。小弟则快速离开船头，“噌”地钻进船舱。老大把儿子支走，大家一时不解其中原委。

眼前的情形，容不得多想别的。众多目光直盯着远处。

那个黑点越来越近，不一会就看清了它的轮廓——是一艘小火轮，冒着浓烈的黑烟，“突突突”地迎面快速驶来。有人已经看清，桅杆上飘着青天白日旗，船身上两个刺眼的大字——警察！

火轮照直扑过来，并鸣起呜呜地汽笛。与此同时，尖利的喇叭也发出喊叫：“停下停下！我们是警察！”

“停下！开枪啦！”

眨眼之间，火轮冲到面前。它绕着木船打转，江水被火轮搅动着，翻起散乱的浪头。木船剧烈摇晃，像要倾覆一般。船上的人前仰后合，有的险些被颠入江中。

大家拼命抓住船帮，全力使自己不被甩出去。

看清了，六七个穿黑衣服的人，杀气腾腾地站在火轮上。端着长枪或按着腰间的盒子枪，有的手里提溜着尺把长的木棍。他们满脸骄横，道道目光阴森冰凉，利箭般射向小船。

“把绳子扔过来！”水警命令着。

船老大松开手里的桨，把木船上的缆绳扔向小火轮。

小船又猛地颤抖开，而后在原地打起转。

小船被死死地拴在火轮的铁桩上。水警喊道：“做么什的？！”

船老大高声回答：“去上边找活计！”

“找活儿，找么什活儿计？！”

“让他们自己说！”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大声喝道，看样子他是头头。